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一十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尺昭反

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

叶虛

王之鐘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反

集傳 賦也彤弓朱弓也

孔氏穎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

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

○嚴氏粲曰

賜與也大飲賓曰饗

孔氏穎達曰饗者烹

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劉氏彝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



故行饗禮於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

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

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

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

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許氏謙曰。漢哀

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

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以給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

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

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劉氏瑾曰。如唐德宗於李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剗

玩平而不忍予者。許氏謙曰。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

者。印剗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集說

劉氏夔曰。湛露燕以示慈惠。彤弓饗以訓恭儉。慈

其厚而已。恭儉以行禮。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為速

所以致其欽而已。○輔氏廣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

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

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黃氏佐曰。言彤弓。則彤矢旅。弓矢可知。舉其重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為善之利也。○首二句。乃追言前日弓矢之所藏。以起今日錫之之意。以見其重如此也。

○彤弓昭兮。受言載。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聲叶去。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

集傳 賦也。載。抗之也。劉氏瑾曰。載彤弓於弓檠。抗喜樂也。右。勸也。朱氏公遷曰。燕飲之際。勸以助權。尊也。王氏安石曰。尊而右。人為尊。

也。右。勸也。朱氏公遷曰。燕飲之際。勸以助權。尊也。王氏安石曰。尊而右。人為尊。

人為尊。

○彤弓昭兮。受言橐。古刀反。叶。之。我有嘉賓。中。

古號反。

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疇。市由反。叶。之。

集傳 賦也。橐。韜。陸氏德明曰。橐。弓衣也。○徐氏鳳。好。說。彩曰。韜之於弓囊。使其色常新也。

疇。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

而遂酌以飲賓。謂之疇。疇。猶厚也。王氏安石曰。主既獻。

於是。有疇焉。則勸也。朱氏公遷曰。疇。以。

集說 曹氏粹中曰。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

謝氏枋得曰。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蓋言其甚寶惜之也。○

未足。而疇之。此亦中心喜好之實也。呂氏大臨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祝之。喜。

總論 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

勉也。饗之。右之。疇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輔氏廣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橐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疇厚於右。右尊於饗。○曹氏居貞曰。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彤弓三章章六句

集傳 春秋傳。朱氏公遷曰。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

愉音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

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愉。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朱氏公遷曰。晉桓溫北伐。

劉牢之討孫恩皆拜表輒行。其專擅如此。

集說 黃氏樵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

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胡氏一桂曰。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曾謂既賜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且且

有儀叶五何反

集傳興也。陳氏植曰。此篇朱子舊以為比。今改為興。而下文兼存比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

今悉正之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氏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萋蒿是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

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比也。輔氏廣曰。今於或曰下。少比也。二字當改定。○朱氏公遷曰。今從輔氏說增之。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集說輔氏廣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也。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胡氏紹曾曰。既見者。舊以為下之見上。朱子以為上之見下。○徐氏鳳彩曰。菁莪而在中阿。中阿之幸。興君子而既見。豈非主人之樂乎。樂且有儀。情發於外。則有獻酬幣帛之文也。

附錄毛氏萇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鄭氏康成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

孔氏穎達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養。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見接也。○嚴氏粲曰。我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集傳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集說輔氏廣曰。我心則喜。則又獨言其樂之之意也。○徐氏鳳彩曰。莪生澤國沮洳之地。尤其性所近也。

我心則喜。愛根於中。則有聲音色笑之洽也。

附錄李氏公凱曰。喜其使我為成德達材之歸也。何氏楷曰。因育材之有地。喜已材之得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集傳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氏穎達曰。五貝者。

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牡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集說鄒氏泉曰。常情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王氏安石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吾材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乎哉。○范氏祖禹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 反芳劒 **楊舟載汎載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集傳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

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此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 輔氏

廣曰。此又追言其未見之時。 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朱氏公遷曰。此

集說 黃氏震曰。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謝氏枋得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則休者。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

附錄 嚴氏粲曰。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沉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

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

則甚。遂其所欲。四章言昔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皆以見其真誠之心。非偽也。○鄒氏泉曰。此詩燕賓。道其既見而喜。喜而追反其昔日之思。其悅賢之至。藹然見於歌詠矣。

附錄 范氏處義曰。中阿。中沚。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養草木。故得遂其性也。百朋。言錫予之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視莪之菁菁。何足道哉。然

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不以爲憂。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安得不樂。安得不喜乎。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爲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不復有私憂過計也。○朱子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人材也。經四章。言長養成就。賜之官爵。皆是育人材之事也。○呂氏大臨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於彤

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材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之。以此篇也。○陳氏鵬飛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案菁菁者莪詩。朱子初說。從序義作。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爲解。後謂序失詩意。改爲燕飲賓客之詩。然燕飲。經亦無其文也。攷文王建豐水之辟廱。而詩歎之曰。於樂辟廱。武王建鎬京之辟廱。而詩詠之曰。無思不服。成王繼治。修明學校。造士之法。備詳王制。育人材之盛。茂以加矣。雖此詩未實指其事。不能定其爲何王而作。然要是周公相成王時所制之樂歌也。序主於育人材。自毛萇以下。迄唐宋諸儒。無異說。朱子亦曾於他文引用序義。則箋疏所詮釋者。其論可竝存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

常服。叶蒲玁狁孔熾。尺志我是用急。叶音王于出

征以匡王國。叶于

集傳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濮氏一之曰。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孔氏穎達曰。春官車僕掌戎路

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

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

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

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飭

整也。王氏安石曰。既飭者言騤騤強貌。騤者馬之強而

其早正素治以待之也。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韁。梁氏益曰。韎。赤色。韁。熟皮。為弁。又

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

○曹氏粹中曰。軍中。上下同服。韎韁。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嚴氏

粲曰。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玁狁

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輔氏廣曰。匡。有救

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

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劉氏瑾曰。據詩文。王

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

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嚴氏粲曰。吉甫受命北征。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司馬法。王氏逢曰。穰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所著書。名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朱氏

公遷曰。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

熾。其事危急。鄭氏康成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故不得已而王命

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戰馬皆平時閱習。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時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朱氏善曰。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

服。叶蒲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叶獎反。

集傳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孔氏穎達曰。比物者。比同力之物。凡大事祭

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

其色。物馬。齊其力。王氏逢曰。見夏官校人。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

則法也。劉氏彝曰。進退。馳驅。不失其則。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

吉行。日五十里。王氏逢曰。吉行。言行幸也。師行。日三十

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孔氏穎達曰。戎事齊力尚強。不

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可以見馬之有

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毛氏

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

不失其常度也。劉氏瑾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

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

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集說

王氏安石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駢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輔氏廣曰。馬之有餘。教之有素。則軍實之強可知矣。六月成服。行止有度。則軍制之嚴。又可知矣。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畿而已。○鄒氏泉曰。上六句。言行師之善。下則表其出師之意也。此章與上章。本是一時事。互見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叶蒲共武之服。以定

王國。叶于

集傳 賦也。修。長。廣大也。顛。大貌。曹氏粹中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

之充顯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季氏本曰言馬之大而有力乃其平時所物者如此○
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范氏祖禹曰凡兵事莫先於敬共與供

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蘇氏轍曰嚴翼言將帥之德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車馬之盛足以薄伐玁狁而奏膚功矣薄伐則不窮追遠討也膚功則其功之成反

大也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

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

反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茹度鄭氏康成曰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整齊也孔氏穎

齊而處之者言其居焦穫毛氏萇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鎬方皆地

名焦未詳所在獲郭璞以為瓠中王氏應麟曰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孫炎曰

周岐周也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皇輿表

原縣今西安府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

矣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氏師古曰

鎬。非豐鎬。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劉氏瑾曰。南鎬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則此獫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

呂氏祖謙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白旆。繼旒者也。曹氏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

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

戎車也。軍之前鋒也。毛氏萇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啓。開行道

也。猶言發程也。王氏安石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

兵無選鋒曰北。呂氏祖謙曰。韓嬰章句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

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劉氏瑾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獫狁為寇。而聲

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

討獫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今

集說 曹氏粹中曰。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為寇。可以必

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朱氏善曰。獫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眾整齊。既盤據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攘之。元戎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百

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獫狁之難。已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雖眾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

既佶且閑。叶胡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文武吉

甫。萬邦為憲。叶許言反

集傳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

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謝氏

枋得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

馳驅大原地名。王氏應麟曰。禹貢既修大矣。原。顏師古曰。即今晉陽。亦曰大鹵。今

在大原府陽曲縣。皇輿表。今大原府陽曲縣。隸山西。至于大原。言逐出

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呂氏祖謙曰。前漢書。嚴尤

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蟲之螫。毆之而已。吉甫

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

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王氏安石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

之力。於是美之。○陳氏鵬飛曰。萬邦可以為憲法。辦一獫狁。是其所優為者。

集說 閑習。逐出獫狁。至于大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

資德威竝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
得不以之為法哉。○劉氏瑾曰。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
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
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
文。○朱氏公遷曰。上章歷數獫狁之罪。則殄殲之不為
過也。況車馬整飭如此。誅鋤翦滅。乃其餘事。今則薄伐
之。追至大原而已。又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
其能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
見用兵之道。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舉叶

里飲於鳩御諸友叶羽魚白交鼈膾鯉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叶羽

集傳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

曰孝。善兄弟曰友。毛氏萇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此言吉甫

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輔氏廣曰。此吉甫私自與朋友燕

遷曰。受福不在燕喜之外。蓋以其歸自鎬。錢氏文子曰。鎬。獫狁所侵

之地。○嚴氏粲曰。吉甫來歸自北方之鎬。其地遙遠。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

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

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忠也者。移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

嚴氏粲曰。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燕喜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棲棲不遑。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獫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謝氏枋得曰。一章曰戎車旣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顛。五章曰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鄒氏泉曰。此詩之詞。雖是稱美吉甫之功。要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首二章原王命北伐之由也。中三章敘將帥所以成功也。末章言旋師之樂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集說

鄭氏康成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孔氏穎達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朱子曰。成康旣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宣王中興。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薄言采芑。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

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

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第音弗魚服。

叶蒲北反鈞膺條革。音力反

集傳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

食。許氏謙曰：肥，疏作脆。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

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孔氏穎達曰：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是也。○曹氏粹

中曰：曰菑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

菑畬言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

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劉氏

瑾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

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然此亦極其

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蘇氏轍曰：其車三千，以荆蠻

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師衆

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輔氏廣曰：師衆之所以捍禦夫敵者，又練習也。

○鄒氏泉曰。如五步六步之節。率。總率之也。鄭氏康成曰。率此戎

六伐七伐之方。無不閑習是也。呂氏大臨曰。泣。車士卒而行也。○呂氏大臨曰。泣。翼翼。順序貌。路車。戎止。則布其行陣。率止。則作而用之。

路也。奭。赤貌。簟。第。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樊。與鞮同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央上聲也。

倅。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朱氏公遷曰。新田在彼。菑畝在此。又遂言其車馬之美。師眾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

以見軍容之盛也。

集說

蘇氏轍曰。將采芑者。于何取之。其必于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眾。以捍敵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朱子曰。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會大段戰鬥。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軹。祈支反錯衡。叶

反郎八鸞瑒瑒。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瑒

葱珩

音衡叶 戶郎反

集傳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軼轂也。以皮纏束

兵車之轂而朱之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軼。長轂也。朱

漆錯文也。毛氏萇曰。錯。衡文衡也。○孔氏穎達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鈴在鑣

也。錯文也。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鈴在鑣

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瑒瑒聲也。彭氏執中曰。荀子云。

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命服。天子所命之服

錯衡八鸞。皆以為耳目之權也。劉氏夔曰。方叔出也。率則王命加等。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穎達曰。斯

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皇。猶煌煌也。瑒玉

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

韓氏嬰曰。佩玉上衝牙。蟻珠以納其間。○曹氏粹中曰。珩。佩上之橫梁。以蒼玉為之。禮三命赤芾葱珩。孔

穎達曰。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集說程子曰。旂旐中央言整肅。首章言肄習。次章言整肅。蓋其序也。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

彭氏執中曰。此與上章言方叔率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

○歛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

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反振

旅闐闐徒顛反叶徒鄰反

集傳興也隼鷁屬急疾之鳥也陸氏佃曰隼好翔一名雀鷹或曰隼鷁鳥也即

今所呼為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鵠者是

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穎達曰鐃

鏡俱得以鉦名之鐃似小鐘鏡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是未戰時事也○程

子曰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方叔行師有鉦鼓為陳師鞠旅之節鞠告也二千五百人

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

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

士眾也振止旅眾也言戰罷而止其眾以入也春秋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穎達曰治兵尚威武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

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闐闐亦鼓聲也鄭氏康成曰戰

伐鼓闐闐然或曰盛貌董氏道曰闐闐眾行聲也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

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眾之盛而

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集說

程子曰此章言將之才士之眾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曹氏粹中曰王師勇捷無敵而進退作

止則惟方叔之命也。○輔氏廣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鷲。又以亦集爰止。與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

嘽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叶音隈

集傳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荊州之蠻也。王氏安石

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

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曹氏粹中曰。凡謀則貴老。決則貴壯。此善謀而

能決也。○劉氏瑾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嘽嘽衆也。嘽嘽

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

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王氏質曰。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

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玁狁之功。結之於此詩也。

集說程子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

自伐玁狁時。聞於四方。故荆蠻畏威來服。○鄒氏泉曰。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嘗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遽爾

來服有不專主乎戰鬪之功矣。○姚氏舜牧曰：示威重以加伐，是謂克壯其猶。然止於執訊獲醜而已。斯老成也。之將也。

總論

王氏安石曰：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眾，荆人自服不俟戰而後屈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朱氏善曰：南征之詩言其車三千者，三以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凡其勞來於蕩析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者，其效益以著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

芑以威而服也。○朱氏公遷曰：獫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獫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集傳

賦也。攻堅。程子曰：既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

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穎達曰：李

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

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

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集說 嚴氏粲曰。宣王中興。為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之盛。車既堅緻。馬既齊力。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言所為之事也。○朱氏善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許厚反。符有反。叶此苟反。

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集傳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鍾氏惺曰。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木路。蓋樸素渾堅之制也。

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

中牟縣西。皇輿表。中牟縣。屬開封府。隸河南。圃田澤是也。鄭氏康成曰。甫草者。甫田

之草也。鄭有圃田。○孔氏穎達曰。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名。文。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劉氏

瑾曰。宣王嘗封庶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於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

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集說 嚴氏粲曰。此行以會同為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

備而從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姚氏舜牧曰。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旒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集傳 賦也。之子。有司也。孔氏穎達曰。之子。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朱子曰。不

敢斥王。故以苗狩獵之通名也。張子曰。蒐苗獮狩。便習有司言之。

亦然。○黃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芟舍。遂選數也。囂囂。以苗田。義取其害苗者。故獵可通名苗。

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

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孔氏穎達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囂囂之聲。

故知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呂氏祖謙曰。敖。山名。

晉師救鄭。在敖郟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此章

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集說 輔氏廣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

而遽曰博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集傳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王氏安石曰。諸

侯。洫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

侯之服也。毛氏萇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孔氏

謂之金舄。赤舄。則所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孔氏穎達曰。故

尊莫是過。故云達屨。常期。殷衆也。釋。陳列聯屬之貌也。王氏安石曰。釋者。言

絲然。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其屬連而不絕。若釋

集說 劉氏夔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

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朱氏善曰。諸侯之

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

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

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

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

時朝會之盛矣。○徐氏鳳彩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軌畢至。故田獵未行。朝會之儀先舉。

○決拾既伙。音次與弓矢既調。讀如同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子智反

集傳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

體。嚴氏粲曰。決。卽衛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

亦名遂。朱氏公遷曰。放弦。謂之遂。詩詁云。伙。比也。鄭氏

曰。謂手指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謝氏枋得曰。

相次比也。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

而矢重。亦不中。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孔氏穎達曰。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

亦在獲射之中。同協也。柴。說文作𦵏。謂積禽也。梁氏益曰。凡薪

禽之積。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曹氏粹中曰。有餘力者。又

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專言夫射。田獵以射為主也。射夫

之多。又見其王師自足以辦事。而諸侯但助之而已。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叶徒反舍

音捨。矢如破。彼寄普過二反

集傳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

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

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

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朱氏公遷曰。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

集說 毛氏萇曰。言習於射御法也。○鄭氏康成曰。御者

也。○王氏安石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

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

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反。不

盈

集傳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穎達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

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謹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

軍中驚之驚。劉氏瑾曰。周亞夫傳。亞夫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頃之復定。不驚言

比。匹志反。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

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翦毛不獻。孔氏

穎達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

曰。惡其害幼小。擇取三等。自左髀音縹。許氏慎曰。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

於右膈。音愚。陸氏德明曰。謂肩前兩間骨。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孔氏

穎達曰。以其貫心。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穎

死疾肉最絜美。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方爾反。又薄禮反。達於右髀。餘繞反。又胡

益曰。髀水。廉也。廉腰左右虛肉處也。為下殺。以充君庖。孔氏穎達曰。以其

益惡。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朱氏公遷曰。上殺中殺下殺為三等。其餘以

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孔氏穎達曰。以大獸

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是以獲雖多而君

庖不盈也。鄒氏泉曰。惟取乎下殺。而張子曰。饌雖多而

次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一 形弓之什

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康成曰。反其言也。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集說 輔氏廣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朱氏公遷曰。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集傳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呂氏柟

曰。君子以德言。○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大成以業言。嚴氏粲曰。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朱氏善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贊美之也。

總論 李氏樗曰。車攻之詩。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

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李氏公凱曰。言宣王既能自治以全創業之國勢。尤當自奮以合守成之人心。故於車馬之大則修之。器械之微則備之。而往東都之地。復新朝會之儀。統一人心。以為維持王業之計。因講田獵之事。而選車馬之美。惡多寡。以盡致治保邦之道焉。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劉氏

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吉日維戊。叶莫。既伯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許。四牡孔阜。反。符有。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集說朱子語類。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集傳賦也。戊。剛日也。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盟會治兵。凡出郊皆是也。

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是也。○嚴氏粲曰。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既有事於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

方是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醜衆也。謂禽獸及方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

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

日祭馬祖而禱之。孔氏穎達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

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

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

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劉氏

田之前二日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將用馬之力。必祭馬之祖。謹其事也。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從禽。獸之醜類。無不獲。

矣。○姚氏舜牧曰。獵與狩。皆賴車牢馬健以為用。故車攻吉日。皆有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句。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獸之所同。麇鹿

麇麇。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集傳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程子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差。擇齊其足

也。同聚也。鹿牝曰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

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同州

皇輿表。鄜州。今延安府鄜州。坊州。今延安府。入河也。李

鄜州中部縣。同州。今西安府同州。竝隸陝西。氏。樗曰。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

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

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敷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黃氏佐曰。天子之田。或奉宗廟。或進賓客。或充君庖。非禽獸之多不可。此漆沮所以宜田獵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 儻儻。表驕 俟俟。叶于 或羣或友。叶羽 悉率左右。叶羽 以燕天子。叶獎

集傳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嚴氏粲曰。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矣。 趣

則儻儻。行則俟俟。嚴氏粲曰。儻儻而疾走。俟俟若相待。 獸三曰羣。二曰友。

蘇氏轍曰。言禽獸之多且擾也。 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朱氏公遷曰。或射或御。各

共其事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姚氏舜牧曰。左右。從王者之左

右也。凡王者蒐狩。必親執路鼓以御衆。從王者不率左右。以從事。其何以愜天子之心。故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戶我矢。發彼小豮音殪。殪於

反此大兕徐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 賦也。發發矢也。豮豮曰豮。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

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穎達曰。小豮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

朱氏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聲。二曰

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嚴氏粲曰。坊

室。醴酒在堂。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為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許氏謙曰。周禮

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疏。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

故。○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蘇氏轍曰。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

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劉氏瑾曰。此言

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朱氏公遷曰。車攻終於頒

禽。吉日。終於酌醴。王者之田獵。豈為口腹計哉。

總論 范氏處義曰。詩人之美人君。多舉一事終始言之。以見其餘可知也。田非重事也。既謹日而祭馬祖

又謹日以差我馬。則必能致謹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非厚獲也。猶為醴酒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祿矣。

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燕。則他日必能用命矣。○朱氏公遷曰。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三章狩獵。四章獵而獲禽。可以供用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輔氏廣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

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集說蔣氏悌生曰。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叶上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

集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穎達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肅肅

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

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王氏安石曰。勞者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朱氏公遷曰。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故以起興。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集說

蘇氏轍曰。民人離散。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輔氏廣曰。之子

于征。劬勞于野。此民之流離者。自相謂曰。是子之行。病苦於草野之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之子于垣。音百堵。丁

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

集傳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穎達曰。五板為

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

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

苦。而終獲安定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轍曰。流民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雖勞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集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徐氏常吉曰。鴻

鴈之鳴哀。故以為比。亦見詩人取義之精。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

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

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集說 輔氏廣曰。自其始之流離。以及得所止而築室以居。其病苦亦甚矣。非明知者。真能體卹我前日之

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黃氏洪憲曰。說愚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言哲人洞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

知我。得乎。

總論 鄒氏泉曰。一章。追言在昔離散之苦。二章。述言今日還集之樂。末章。言由勞以逸。是以作詩以述其

慶幸之意。感慨之情也。前二章以鴻鴈引起之子。故屬興。末章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沈氏守正曰。詩作於安定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

鴻鴈三章章六句

集說

胡氏一桂曰。此詩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章勗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三章或指使臣。或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勗勞皆就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一章有取於鴻鴈羽翮之勞。至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誰及之。誰哀之。實由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而曰其究安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土。使可為築室久安之計。誰實使之。亦出於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之哀。嗷以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哀。嗷赴訴。然赴訴之於誰。亦赴訴於上之人耳。○徐氏光啓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將將。七羊反

集傳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

胡氏旦曰。說文云。央。中極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

在水中央。庭燎大燭也。孔氏穎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央亦中也。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

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諸侯將朝。則司烜。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

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孔氏穎達曰。庭燎之

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君子。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諸侯也。將將。鸞鑣聲。許氏謙曰。鸞。鑣。見秦駟賦。○王將起視朝。不安

次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一 形弓之什

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集說 季氏本曰庭燎之光謂始然而有光也將將眾集遠聞之聲夜當未央時則來朝者未至君門其鸞聲大而遠聞也○姚氏舜牧曰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此所詠蓋像君心之不安寢若夜方半而即懷視朝之思爾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义又庭燎晰晰之世反君

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集傳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嚴氏粲曰晰晰然其光漸小噦噦近

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許云反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

集傳 賦也鄉晨近曉也胡氏旦曰是從未央而至輝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火

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何氏楷曰輝與暈同

法即暈字也日月之旁周禮眡稜掌十輝之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蘇氏

氣為暈火之旁氣為輝輟曰夜聞其鸞聲而已

集說 杜氏佑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

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
輔氏廣曰。問夜之早晚何如。下二章只是一意。直至辨
色視朝之時而止。計只是一
時事。未必有今昨之不同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而左右之臣。
設言以述王之意也。蓋王勤於政事。及時視朝。而
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
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
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唐氏汝諤曰。三
章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夫就所
聞所見。不過懸度其時。而據此心之汲汲皇皇。則儼然
信以為然者。若專為料想億度之詞。即非勵精之旨。

庭燎三章章五句

集說

劉氏瑾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
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

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
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

綿善反

彼流水朝

直遙反

宗于海

叶虎反

馱

惟必反

彼飛

隼

息允反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叶羽反

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

叶滿反

集傳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蔡氏沈曰。雖未至海。而
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

○此憂亂

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

朱氏公遷曰。知所向也。

飛隼猶或有所

止。嚴氏粲曰。隼。解見采芑。

○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

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集說 嚴氏粲曰。兄弟指所親。邦人指眾人。諸友指所厚。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疎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
中矣。○謝氏枋得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鄒氏泉曰。莫肯念亂者。不思恐懼修省之道。若安危利菑者然也。父母人之最切者。故獨舉此以示人不可不憂耳。

○**洒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 **歛彼飛隼載飛載**

揚念彼不蹟井亦反 **載起載行**叶戶郎反 **心之憂矣不**

可弭忘。

集傳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胡氏紹曾曰。蹟者行步之跡。故不蹟為不循道。 **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蹟者致亂之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

○**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

友敬矣。讒言其興。

集傳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

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徐氏常吉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始

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集說韓氏嬰曰。讒言緣閒而起。○輔氏廣曰。衰亂之世。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修之事也。○許氏謙曰。末章憂而戒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知所本矣。○朱氏公遷曰。

自持以敬則小人不敢近。其能止讒必矣。讒言之人即上章不蹟者也。始憂於人。謂讒莫肯息。卒反諸己。謂敬當自持。

總論朱氏公遷曰。一章言人皆不知憂亂。二章言已獨憂人之造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而息亂。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集說陳氏櫟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音問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音洛樂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徒其下維樛。音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集傳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

鳴高亮。聞八九里。陸氏璣曰。鶴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皋。澤中

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韓氏嬰曰。九皋。九折之澤。濮氏一之曰。澤曲曰皋。

見楚詞注。喻深遠也。樛。落也。許氏謙曰。樛。錯礪石也。嚴氏粲曰。揚子。

不礪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

納誨之辭也。輔氏廣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

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

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朱氏

公遷曰。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千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樛。

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

善也。朱氏公遷曰。君子或有未仁。不可溺於愛也。小人或有一長。不可偏於惡也。由是四者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輔氏廣曰。夫必能去

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與此意同。○朱氏善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夫其私欲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叶鐵魚在于渚。或潛
在淵。叶一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

集傳 比也。穀。陸氏德明曰。說文云。一名楮。惡木也。陸氏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攻錯也。嚴氏粲曰。謂錯治之也。○程子曰。玉之

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邵子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許氏謙曰。邵子論玉石。又一意也。略與前說不同。

總論 朱氏公遷曰。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天。泛言之。則可以為錯。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教誨之意。以漸而深。○呂氏柝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擇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為錯。猶渾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矣。

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擇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為錯。猶渾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集說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鄧氏元錫曰。鶴鳴納誨也。辭不直指。義託遠諷。可興可觀。古納誨者之善誘如是乎。○徐氏常吉曰。鶴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集傳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金定言紀傳言算集卷十一

算學

算學

算學



